

图书馆仍然重要么?

孙 茜 编译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0)

1 图书馆在网络时代是否仍然重要

网络时代,我们还会去图书馆借书做研究么?答案听起来是响亮的:当然。因为图书馆不只是一个在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收藏图书的地方。

人们认为图书馆应该很安静,可却很难想象有哪儿会比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新建的中心分馆更嘈杂了。这所图书馆坐落于西雅图市中心,外表呈不均匀几何状,内部装修色彩明亮,配备数字化技术。在《纽约时报》上,Herbert Muschamp 充满激情地说,“我很荣幸,它是我30多年来评论过的建筑中最令人激动的一座。”他这样描绘 Rem Collhass 的设计“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让你的梦想回旋上升…”《时代》把它列在2004年度最佳建筑物榜首。参观者从开馆起就蜂拥而至,一些人飞来西雅图就专为了看这所建筑物,很象人们去毕尔巴鄂就是参观 Frank Gehry's Guggenheim 博物馆一样。西雅图当代中心图书馆似乎体现了一切新事物。

既然图书馆是社会的记忆,那么这所图书馆的历史也就值得一提。最早的海图中心图书馆建于190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它的流动图书馆以后,钢铁大王卡内基向新馆资助20万元(后来又资助2万元购买家具)。几年后,由此建成一座坚固的石器建筑物,只是这所图书馆当时被建得过于狭小了。1960年,它被一座大些的国际风格的建筑所取代——但新建筑也仍不合时宜,最终它也被拆毁了。在微软公司的 Bill Gates 和卡内基公司新领导人 Paul Allen 的大力资助下,人们又建立了今天这所建筑物。

现在的问题是:这所新颖的建筑物是否又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当它还在设计图纸上的时候就过时了。究其原因要部分归功于微软这类公司,大多数人拥有计算机并彼此互联。高速互联网无线网络正迅猛传播,轻巧图形输入平板电脑也已经问世。

此外,2004年11月,在西雅图图书馆开馆仅几

个月后,互联网搜索引擎 Google 宣称与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把他们的馆藏文献数字化,并使人们通过因特网可以免费查询这些信息。Google 支付扫描费用,图书馆将得到这些资料的数字化版本。人们得到了全世界最大的研究级图书馆之一,足不出户便可浏览馆藏。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 Michael A. Keller 说道:“20年内,世界上大部分的知识会被数字化并提供获取,人们期望在网上免费阅读文献,就和现在在图书馆免费阅读一样。”

这真的可能吗?果真如此的话,它把图书馆置于何地呢?更重要的是,它把文化置于何处呢?一方面,数字化革命代表了知识和信息最大的民主,这一点,可能是卡内基打心里赞同的。另一方面,图书馆在保存、组织和某种程度上对人类共同知识的验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一贯被视为支持民主的中坚力量。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这是“绝妙”的第三地,不是家里,不是办公室,也不是学校。

没人能令人信服地预测遥远的未来,但是对于图书馆,数字信息革命已经引发了许多关于当代图书馆的生存问题。在这个亚马逊、因特网、众多有线电视频道和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的时代,卡内基认为如此重要的、以至于他致力于此并大量捐款的图书馆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2 习惯了计算机和网络的人们在网络时代仍然热爱图书馆

2.1 人们今天仍然热爱图书馆

今天美国有16500家图书馆,这个数目超过了麦当劳的数量。自1990年以来,图书馆的人均馆藏流通量和到馆人数都大幅提高。是的,尽管因特网

很繁荣,过去的十五年却象是建设新图书馆的黄金年代,很多城市与郊区的社区建立了现代化新型图书馆,其中一些还是由鼎鼎有名的建筑大师设计的,比如 Koolhaas (西雅图图书馆)、Michael Graves (丹佛图书馆)和 Moshe Safdie (范库佛峰图书馆)。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永远都认为,图书馆建筑是应该体现社区精神的重要公共建筑物。

纽约皇后自治区经费充足的图书馆分馆——一座外表闪闪发亮、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建筑物——以对周围社区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接纳名满全国。内瓦克公共图书馆对新泽西州的所有图书分馆都执行多语种馆藏计划。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至少拥有 45 种语言的馆藏。德克西州的圣安东尼奥公共图书馆,它建立起了庞大的拉丁语系馆藏。此外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也都对新移民者提供移民和城市化的信息以及许多其它有用的英语资源。

尽管我们手边有许多信息和娱乐的其它替代物,我们仍然有许多理由去热爱图书馆,上述原因也即其中之一。2003 年由马里亚大学公共意见机构举行的全国调查中,人们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去贵社区图书馆有多大价值?”67% 的人们回答“非常有价值”,还有 27% 的人说“有价值”。尽管没有政治家梦想在一个更高赋税的平台上从政,在这些被调查的人群中,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63% 的人说,他们愿意支付大幅提高的税额用作其所在社区的图书馆服务。为此他们愿意付出的平均年税收增长为 49 美元,这是全国所有图书馆人均花费的两倍。事实上,全国选民们已经准备好了通过征税措施来建设更大设施、馆藏和更多分馆。例如,1998 年在西雅图,大多数人们赞成发行 1.96 亿的公债支持所有城镇图书馆的建筑和装修费用(包括 1.59 亿中心图书馆部分),这是那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图书馆项目。

2002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人们一般认为没有读书习惯的国家里,有 62% 的成年人说他们拥有图书馆借阅证——这基本上等于定期上网的人数比例。虽然图书馆素有儿童和老年人避难所的名声,但最常入馆的成年人的年龄却是在 25 - 34 岁之间,他们一个月去两次。R. Kathleen Molz 和 Phyllis Dain, 这两位本领域最有洞察力的评论员说到,“图书馆不仅是社会信息集散地或其它信息源。”“它们是社会的文化和教育中心——也是知识中心——人们说,他们希望图书馆继续如此。”

2.2 人们习惯利用计算机与互联网获取知识

可是,在大多数人想了解一些东西时,他们会上网,这种说法或者也不失公正。2002 年,Sherry Shariati,一位旧金山大学 24 岁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对旧金山编年史的人们说,她从小学起就没有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书回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如果我想要得到信息,我会打开计算机。”

即使在图书馆中人们也要上网。今天的图书馆大多都提供因特网连接,人们频繁使用那些终端。最近,在纽约图书馆最大的分馆,在华丽的重新装修的阅览室里,我就是许多——甚至大多数这样——携带笔记本电脑的读者中的一员。这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我们坐在一所全世界最大型的图书馆里面却没有看书。换句话说,人们来到图书馆就是为了连接计算机上网,桌边安装了供人们使用的联入高速因特网的网络插口。

我也插入了网线,并且我厌倦了对着图书馆借来的 Molz 和 Dain 的《城市空间/赛博空间》这本书作笔记了,于是决定看看能不能弄到一本属于自己的书。我迅速登陆了亚马逊网站,在那里我发现这本书的全新版本售价是 87.5 美元。为了图书馆感谢上帝!我又看了一眼。有一本二手书,崭新的,仅售 3.95 美元。我立刻订购了——从图书馆,请你注意——几天后书就被送到我百里以外的家里了。就在它被送到之前,我满脑子的想法是我究竟在做什么!想想我做的事情,想想我现在意识到的我所能做的事情,图书馆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呢?

3 图书馆的用途探究

3.1 卡内基的目标及其实践中的问题

事实表明,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相反,图书馆史学家 Patrick Williams 所谓的“图书馆的用途问题”,已经和美国图书馆历史一样悠久了。从一开始,美国图书馆就有多种用途,并且在它的历史里经历了几次身份危机。

卡内基的目标是建立一所被当代有思想的人共享的图书馆:它能赋予劳动人民改变命运的权利。正如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艾雷格市通过利用 Joseph Anderson 上校的私人图书馆而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那样。那时候图书馆建筑物——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用给人深刻印象的圆柱、古希腊建筑门顶的三角顶饰和石造工程来反映这些崇高的目标(至今卡内基图书馆往往也是城里最壮观的建筑物)。在只有相对较少的人接受中等教育的时候,图书馆应该也为成年人提供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此外,根据 Molz 和 Dain 的说法,“在一个原始新

兴的国家里,图书馆是一个教化机构和城市骄傲的目标。”技术使书刊价廉量多,很快就导致图书馆要收藏、保管和组织海量的材料。他们自然有了一项为子孙后代建立记录的额外任务。

这都是可敬的目标——图书馆一直作为人类记忆物质上的和精神上双方面的监管人——但是问题几乎马上就出现了。在一座接一座的城市里面,不管所谓图书馆员的新专家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寄予多大的热望),流通的书籍明显倾向于流行小说。诚如1883年一位首席图书馆员所言,“这类流行小说读物,引发了人们对图书馆收藏的流行音乐和电视节目愤怒的谴责,它表达了图书馆的困窘状况。”

图书馆到底应该提供什么?是人们想要的,还是馆员们认为人们该要的?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理事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作为公共支持机构,图书馆不能置公共品味于不顾,只提供学术专著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哲学书籍,大多数读者根本不看它们。用一位波士顿图书馆员 B. Perkin 的话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图书馆必须提供垃圾。”

基于波士顿图书馆稽查委员会在1878年所清清楚楚表达的这一理论,小说被保留下来了。该理论认为,“如果真的听从某些建议,把小说从图书馆中驱逐出去,那么,你也就把它们读者驱逐出馆了。保留它们,也就是保留了它们的读者。品味不断提高的读者,最终将会选择优秀和有意义的书籍。”

并非所有图书馆都屈服于此。仍有一些图书馆限制小说类馆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城就有一家图书馆自1892年不提供小说了。在图书馆出版物和专家会议中,争议一直很激烈,直到最后,到了20世纪的时候,(用 William 的话来说),这一点很清楚了,“公众对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教育价值书籍的偏好是一件持久的事情。”

图书馆忠实于读者,表面上对于消遣书籍更胜于教育书籍的这种偏好使一些图书馆员陷入绝望的境地。1889年,在《北美评论》中,一位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馆员 James M. Hubbard 声称,“虽然图书馆是为了‘促进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启蒙’而建立的,但长久以来却不是如此。”“图书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教育者。它只是人们常去的地方,少数几位学者去,闲暇的人们也去,但是,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为年轻人提供消遣。”尽管卡内基认为阅读与学习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他的理想是资助图书馆以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化,他却肯定从未想

过,他只是节省了中产阶级购买一本崭新情色杂志的钱。Molz 和 Dain 评述说,公共图书馆其实从未真正解决过这个使人进退两难的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流通量是衡量图书馆成功与否的一个主要指标,所以他们不得不迎合大众口味。

3.2 图书馆使社会民主化

3.2.1 社会修建更多图书馆用以传播知识

Williamms 报告写道,1896年,美国拥有1000卷或者更多藏书的图书馆有971家。1903年的时候,就有了2283家。卡内基对此功不可没。改变不仅是量变也是质变。也许卡内基慈善图书馆最持久的影响力在于他所提出的这一要求,即社会要为图书馆服务提供公共基金。它播种了“用公共支出提供图书馆服务是政府一项基本职能”的观念,这种观点在今天确凿无疑。事实上,卡内基的图书馆捐赠行为帮助人们欣然接受了每个社区都应该有一所图书馆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基金对图书馆目标的影响日益加深,因为它不再是仅使一个捐赠人、一个理事会或者一些给图书馆做了捐赠的专家们满意的事情了。

3.2.2 图书馆使女性权利得到落实

现在,必须把全体选民都考虑在内。即使是建立一所卡内基图书馆也需要全民投票,在许多地区,妇女们因而有了平生第一次在公共选举中投票的机会。(19世纪法律修正案赋予女性的投票权直到1920年才获批准)这是图书馆赋予女性权利的方式之一,妇女们走在为卡内基图书馆宣传和筹措资金的最前线。凭借这些实践,她们获得了宝贵的政治和组织经验。在把卡内基图书馆带入到许许多多的小城镇的过程中,当地的妇女俱乐部,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卡内基图书馆或许加速了今日成型的图书馆的女性化。早在1878年,Abigail Van Slyck 就在报告中说,三分之二的图书馆员是女性。而到1910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五分之四。按照 Van Slyck 的说法,通过图书馆数量的戏剧化的增长——因而带动了对图书馆员的需求,卡内基慈善图书馆增加了妇女们进入图书馆工作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卡内基私人秘书 James Bertram 的努力下,简化图书馆设施和降低费用也已对减少市政图书馆操作预算起了作用。(预算一般被设定为其捐款额的一个百分比)那时候女性的工资远远低于男性,因此,她们得以录用了。

3.3 社会使图书馆更民主化

3.3.1 开架书库

有趣的是,正当人们认定图书馆为社会带来民主的时候,社会也使图书馆民主化了。大约在这一时期,图书馆是知识宝库的观点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所谓的开架书库,这反映了随之而来的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书价降低。现在,常来的读者们可以自己浏览和拿取图书了——这避开了向馆员索取某一敏感主题图书时有时会引发的尴尬。

3.3.2 成立参考咨询部、允许儿童使用图书馆

19世纪90年代建立了参考咨询部,几乎同时,图书馆放开了传统的对孩子们的限制政策。在1893年对126所图书馆的调查中发现,70%的图书馆要求读者不小于12岁,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规定不禁让人惊讶;本世纪时,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允许孩子们进入,许多还专门提供儿童房间。允许儿童使用图书馆反过来使公众更加支持图书馆,这进而使图书馆的实践和馆藏更加民主化。

3.3.3 多样化馆藏

20世纪早期,上述变化与图书馆员脑海中充斥的传教士般热情的思潮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图书馆员建议图书馆除了图书,还可以涉及更多领域,比如开讲座、办展览、提供科学标本、收藏图片和音乐磁带——就如今天图书馆所做那般。事实上,每一所卡内基图书馆常常都拥有会议室或其它设施。Jones写道,“在很多城镇,卡内基图书馆是唯一的大型建筑物,”“它们成为音乐会、讲座、会议等等这样社会活动的中心,并且还承担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双重职能。”

3.3.4 满足各层次读者多样化需求

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调查》发现,仅有十分之一的成人和十分之三的儿童利用图书馆,当然,大多数为了消遣,过去一向也是如此。流通最多的是小说,绝大多数的参考咨询问题很简单,并且,最多数的读者,不是对知识渴求的无产者,而是小康们的中产者。

过去和现在都有那些自己选择书籍,动机和书架上图书一样多的活生生的读者。著名作家和批评家 Alfred Kazi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汲取整整一个世纪美国文化的同时(感谢那些在公共图书馆的日日夜夜,在那里他不仅读书也翻阅黄色小册子和早期的杂志),他留意到形形色色的读者来来往往于图书馆之中。他写道,“图书馆是失业者、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几乎同样疯狂并反反复复在开架书

库的参考书中写下‘你说谎’的圣经学徒们、查找每一本百科全书的困惑的书迷们、还有悄悄从城市指南中把地址列表撕下来的公司销售人员们的避难所。”

卑微与尊贵永远都在国家图书馆里保持着让人困惑的共存,而这恰好是此类机构的乐趣和他们保持的文化。甚至19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图书馆既能让人受到教育也能让人摆脱烦恼。华盛顿管理董事会, Fairhaven, 向卡内基申请基金的时候写道,“所有设施完备的图书馆都是真正的上帝的恩赐,它不仅提供指导,更可以吸引和挽救许多人,否则的话,那些人可能就会到小酒馆的赌博室里或者其它臭名昭著的地方去。哀悼公民文化素质降低的人们忘掉了文化常常是和酒精相关的。Theodore Jones, 在其1996年的《全美卡内基图书馆:一项公共遗产(wiley)》一文谈到,他曾向卡内基强调说,即使是在威斯康辛州柏林镇那么小的地方,善良人们的居所处在20多家酒吧之中。

4 小结

这种说法可能更为恰如其分,即最初的卡内基图书馆现在作为一种普遍的、公共支持的图书馆功能的概念应该持续更久。人民将永远需要图书馆所提供的知识,而且,知识永远都在增长。人们也需要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避难所, Molz 和 Dain 写道,“作为社会场所的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让每个人能和其他人在一起各自沉思的地方。”他们如此描绘图书馆,“稳定的,受欢迎的,值得尊重的,也是现代化的”“它与教育和文化相伴,被视为公共财产,不与政府太相关。”

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馆也与时俱进。在动荡的60年代,他们开展有进取心的宣传普及活动,在70年代,随着计算机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图书馆试图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信息传播中心(或者类似措辞);前瞻远瞩的图书馆员极力敦促其同事去评价用户信息需求。美国图书馆学会主席任命了7位图书馆员完成一篇叫做《面向国家信息政策的概念规划》的文章,文中说道,美国必须重新确定公共支持图书馆的权利,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挑选和传送人们需求和渴望的信息,要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为人们提供全部信息。为了更好的实施此项政策,这篇文章又说道,“所有人的信息是所有人的信息,每个人的信息是每个人的信息。”

(下转第77页)

惜心无退。”或“借”或“惜”，应该统一。

页 991: [一八一] 蒋礼鸿疑“恶绍”是说不能好好承继父祖的家业，近是。参看 页校注 [二八六]。

按: 此处漏掉具体页码。细核原书，当是 791 页。

页 1006: 所要之徒皆与人，意徒孝行遣人传。

《校注》曰: “潘校: (原卷)”徒“(似徒字)字被涂去旁改为”间“。又云: 原卷”与“字被涂去，旁改”尽“，”人“字在字上改为”有“。按: 此句句意费解，应有误字。”

按: 窃疑“徒”字为“物”字之讹。“与”“人”两字当从原卷改，此句当为: “所要之物皆尽有，意徒孝行遣人传。”谓孝顺之子能够满足父母各种需要，父母“所要之物皆尽有”，句意可通。

页 1027: 暂(慚)愧 闍梨 至此 间，[□□□□□□□]。

《校注》曰: “据文意及韵脚，此下当脱一句，故拟补七字空格。”

按: 此篇变文中，韵语部分多插入叙述性、总括性或过渡性单句，此句为阎罗大王说话前的客套话，文意并无缺失，恐不当拟补空格。

页 1032: 狱主启言和尚: “缘何事开他地狱门?” 报言: “贫道不开阿谁开? 世尊寄物来开。”

按: 此处句读有误。后一句并非目连的自问自

(上接第 62 页)

无论有多少人类记录的知识进入因特网，图书馆仍将在未来多年发挥重要作用。目前还没有人提出一个可靠的方法能把数字信息保存一个世纪或者更久，数字革命下的知识和信息的增长也使图书馆员的保存和编目技能变得更加重要。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免费的参考咨询服务——为了使服务在其它时间段里也容易获得，一些图书馆与 Google 签订了合同，你可以试一试网上一个叫做“Google Answers”的付费版本。(尽管这些答案未必来自于真正的图书馆员)

Michael Gorman, 这位博学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图书馆学会选举的主席，评论说: 至少对图书馆而言，数字技术代表的是进化式的变化而非革命，因此应该被相应对待。另一方面，麻省理工大学建筑和媒体艺术与科学系的教授，William J. Mitchel 整 10 年前就预测说，图书馆的外表“不再由石头建造，也不在布卢姆波利的某条街道

答。应该改为: 狱主启言和尚: “缘何事开他地狱门?” 报言: “贫道不开。”“阿谁开?” “世尊寄物来开。”省略了说话人称，下文即有其例。

页 1123: 乙卷“日日不备欢乐”至此句作“水日(?)如此，日日起会，次第到赴(驸)马家排比。”

按: “水”疑为“永”之形讹，“水日”即为“永日”，意同“日日”。

页 1123: 唯，原录作“惟”。按甲卷本作“”，乙卷作“惟”，兹从丙卷改。

按: 此处甲卷作何字漏排。

页 1167: [八] 须，原录误作“便”。按甲、乙卷皆作须，兹据正。

按: 根据本篇校注 [一]，只有原卷和甲卷，并无乙卷，此处当有误。

页 1197: 切藉精神大丈夫，奈何今日天边输。

《校注》曰: “切藉，蒋礼鸿收入《变文字义待质录》，俟考。”

按: 窃疑“切”为“项”字手书误录，“藉”则为“籍”。“切藉”当为“项藉”之误，本篇变文即有关四面楚歌事，此句正是说的项羽(项藉)，十分恰切。

富世平 1973 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嘉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06-02-20 编发: 梁颖)

上，而是由遍布全世界成千上万台的屏幕上的像素构成。”

Vannevar Bush 比其他人先作出行动。1945 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所谓的“麦麦克斯存储器”的文章，即一个能方便存储和检索批量数据的虚构工作站。既然“麦麦克斯存储器”和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知识聚焦于此，人们可以想象，有一天图书馆的功能是专家技术的安全档案和知识库，是因特网信息存取的公共港口，而不是图书和期刊的物理分配者。如果那一天来临，这仅仅意味着图书馆的梦想——对知识和信息普遍获取的梦想——向着现实跳跃了巨大的一步。

(原作者: Daniel Akst, 原文来源: <http://www.carnegie.org/reporter/10/books/index.html>)

孙茜女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读硕士生。

(收稿日期 2005-12-15 编发: 王宗义)